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古时明月系列

画人难

HUA REN
NAN

王涛
著

凤冠霞帔 难掩人心

丹青妙笔 暗藏杀机

云髻峨峨，多情佳丽舞弄后宫风云
妙笔丹青，宫廷画师难画诡谲人心
一步踏错步步惊魂，口蜜腹剑绵里藏针
夺权争宠尽如是，花落处，且看谁有袖里乾坤！

随书赠送
精美书签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古时明月系列

画人难

HUA REN
NAN

王涛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人难 / 王涛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361 - 7

I. ①画…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7579 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0 字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KUADU
CHANGPIAN XIAOSHUO
WENKU



目 录

第 一 回	何颖出才有出头日 众画师便生嫉妒心	1
第 二 回	真龙盛赞观音像 金凤懊恼百鸟图	10
第 三 回	圣主游宝刹 颖出进东华	22
第 四 回	执笔作恶易 丹青画人难	30
第 五 回	阁帘授画意 太后施恩宠	36
第 六 回	颖出中秋品蟹黄 宾客大殿赏珍珠	43
第 七 回	姑侄话房事 主仆采鲜菊	51
第 八 回	婉妃施妙计 皇后赠藕汤	59
第 九 回	忠仆施妙计 美人食药汤	67
第 十 回	冤家路必窄 宫奴心也深	75
第十一回	裕妃始见他人面 太后携众欲登高	84
第十二回	得清闲一家团聚 却难料猛毒入喉	93
第十三回	牢狱为归宿 终究是凡人	102
第十四回	托梦相告情与愿 拜祭脚踩星与月	110
第十五回	丹青透玄机 金簪伤巧手	117
第十六回	得恩惠菩萨心肠 论画作大家风范	125

第 十 七 回	寒冬有春意 笑面亦藏刀	133
第 十 八 回	朝堂终有乱 暖阁会贤良	141
第 十 九 回	危难自有忠臣救 尸骨终究现世间	151
第 二 十 回	明察暗访终有据 守口如瓶未开言	159
第二十一回	相逼与利用 针尖对麦芒	167
第二十二回	无心却插柳 有意而施谋	175
第二十三回	密谋图大计 巧遇会至亲	184
第二十四回	回想当年事 今又痛分离	191
第二十五回	何侍诏重返旧地 文侍卫搬弄是非	200
第二十六回	举剑斩恶奴 脱罪绑忠仆	208
第二十七回	慈宁宫外巧遇皇后 永寿宫中又见清风	215
第二十八回	夜深沉巧遇秘事 心忧郁终得顽疾	223
第二十九回	城府深时机已到 胆量小人证才来	232
第 三 十 回	宫娥身已去 金凤徒哀鸣	241
第三十一回	婢女为佳丽 心事终落空	248
第三十二回	故人重相逢 兄妹复相见	257
第三十三回	瓶中空无物 楼内藏娇娥	265
第三十四回	巧手结长缕 再次会旧人	274
第三十五回	旧未逢手足欢愉 再相见兄妹悬心	283
第三十六回	投炉内芬芳四起 进殿中仇人未见	291
第三十七回	金凤为玉碎 凡鸟登高枝	300
第三十八回	沉浮半载终	310

第一回

何颖出才有出头日

众画师便生嫉妒心

初秋京城的早晨天色未明，微风瑟瑟，一班大臣早已在东华门外等候早朝，大家互相小声议论，窃窃私语。这时东华门慢慢地打开，大臣们急忙站好队列，依次走了进去，直奔太和殿。此时太和殿外的八个大铜炉向外冒着青烟，被风一吹，烟雾顿时弥漫开来，整个皇宫好像置身于彩云之中，真个天上人间一般。

大臣们进入殿内，按位列依次站好。然后便听太监高声道：“皇上驾到！”只见一青年从屏风后走了出来，坐在了描金彩绘的龙椅之上，此人便是哀宗皇帝柴埏——当然，哀宗这个谥号是在其驾崩之后才有的。此时众大臣赶忙下跪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柴埏抬手道：“平身。”

众人起身后，柴埏笑道：“朕昨日听说圣寿寺已完工，果真如此？”

话音刚落，只见群臣中闪出一人，五十岁上下，身着圆领红袍，手持白玉笏板，身形宽阔，器宇轩昂，乃是工部侍郎傅国茶。傅国茶道：“启奏皇上，圣寿寺确实已经建成，但全寺上下的壁画还未添一笔。”

柴埏奇怪道：“却是何为？”

“启奏皇上，”傅国茶道，“圣寿寺乃是皇上登基之后兴建的第一所庙宇，所以微臣不敢有一丝马虎，此时尚未找到合适的匠师，微臣不敢草率行事。”

柴埏点头道：“爱卿说得是，朕对于此寺上心得很，无论是规模还是装饰，朕都要做到前无古人，所以这壁画，依朕看来就不要用

匠师来画了，否则终究会匠气太重。宫廷画院里能者无数，爱卿挑选几个，随你去圣寿寺作画就是了，如何？”

傅国茶躬身道：“遵旨。”

退朝之后，傅国茶回到家中，有些闷闷不乐。换了便服之后，便坐在椅子上发呆。傅夫人见了，端来一杯茶道：“大人有心事？”

傅国茶笑道：“有是有，不过说出来也没用啊。”

傅夫人道：“还未曾说，如何知道没用呢？”

“你一个女子，哪里帮得上什么忙？”傅国茶说完喝了一口茶。

“话不能这么说，”傅夫人道，“我哪里就这么没见识了？好歹我也是您的夫人，您说出来，就算是我替您分忧了。”

傅国茶见夫人执意要听，于是便将今日朝堂上的事说了一遍。

傅夫人听后笑道：“这有什么可烦的，按圣上所说就是了。宫廷画院中人才济济，难道还找不出一个来吗？”

“那些画师的画我见过，全都是擅长山水花鸟，并无擅长人物的。这次的壁画，不是菩萨便是罗汉，他们哪里画得好？皇上说要一个前无古人的圣寿寺，现在处处都已妥当，就差壁画这一节点睛之笔，倘若做得不好，前功尽弃不说，要是圣上怪罪下来，那如何是好？”傅国茶说完叹了口气。

傅夫人想了想，笑道：“我倒想起一个人来，此人擅长花鸟，但更擅长人物。”

傅国茶忙道：“谁？”

“此人就住在京西水泉寺之中，靠卖画度日，所画佛像皆是栩栩如生，听说人长得丑些……”

傅国茶打断道：“你是说何奇？”

傅夫人笑着点了点头。

傅国茶一拍脑袋，笑道：“我这脑子，如何将他忘了！多谢夫人，多谢夫人！我这就派人送去拜帖，将他请来。”

傅国茶于是急忙派人拿着拜帖，前去西山水泉寺去请何奇来家中做客。

将近下午时，傅国茶正在书房看书，家童进来道：“老爷，颖出先生到了。”

傅国茶道：“先请何先生到厅中用茶，我换了衣服就来。”

傅国茶换了衣服，来到厅上，只见一人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此人面色发黑，形容消瘦，穿着一件褐色的小袖圆领衫，脚下穿着便鞋。那人听见脚步声，睁开眼睛，见是傅国茶，急忙起身道：“何奇拜见傅大人。”

傅国茶笑道：“何先生请坐。”说完自己也坐了。傅国茶又上下打量了一下何奇，只见此人不但长得难看，而且有一只眼睛布满了血丝，使人望而生畏。何奇被看得有些不自在，于是笑道：“不知道傅大人叫小民来有何指教？”

傅国茶道：“今日请何先生来，是有事相托。”

何奇道：“傅大人请讲。”

“那傅某就明言了，”傅国茶说道，“圣上所建圣寿寺已经完工，只是寺内的壁画尚未添置一笔，皆因为圣上此次要求甚高，要做到前无古人才成。虽说宫廷画院之中人才无数，但能描绘人物者却寥寥无几。听说何先生不仅擅长花鸟，对人物画也是造诣颇深，不知是真是假？倘若何先生真有这样的本事，那傅某还请何先生帮忙，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何奇想了想说道：“实不相瞒，在下确实和一位高人学过人物画，那位高人师承吴道子，画起人物来个个呼之欲出。何某虽不及其一半，但要让圣寿寺前无古人，何某的水平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傅国茶笑道：“真如何先生所言的话，傅某当真感激不尽。不知何先生恩师现在何处？尊姓大名？是否能请来一见？”

何奇摇头道：“恩师两年前就已经去世，名字也不便相告，还望恕罪。”

傅国茶道：“既然如此，那就劳烦何先生了。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只管提出来，傅某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何先生。”

何奇道：“何某确实有一件事需要傅大人帮忙，如若成功，何某日后一定不会忘记傅大人的恩情。”

“何先生请说。”

何奇道：“何某自幼学画，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每日都勤加练习，只希望日后能够出人头地。可何某家境贫寒，地位低贱，无法大展宏图。不想当今皇上登基之后，马上传令天下，无论地位家资，只要擅长丹青，皆可通过考试进入皇家画院。何某听得消息，

夜不能寐，实指望有平步青云之日，飞黄腾达之时。于是倾家荡产，凑齐路费，从家乡来得京城。可何某万万没有想到，考试虽然不看出身，但要看相貌，何某终因样貌丑陋不能入选。为了进京考试，我已经是变卖了家产，到京城时，已经是身无分文，考试之后，便连家也回不去了。何某没有办法，只能栖身于水泉寺之中，抄写经文以求度日。后来我又以画佛像卖钱为生，这样大家才渐渐知道水泉寺中有位姓何名奇之人，擅长人物肖像。可再出名，何某也进不得皇家画院。今日承蒙傅大人提携，让我有机会为圣寿寺描绘壁画，何某只有一个要求，如果皇上对圣寿寺的壁画满意的话，就请傅大人在皇上面前美言两句，让我入得宫廷画院，以了却我生平之愿。”说完竟“扑通”一声双膝跪倒于地。

傅国茶忙搀扶道：“何先生不必如此，快请坐。”说完便将何奇扶回座位。

傅国茶看着满面泪痕的何奇，捻着胡须说道：“何先生之心傅某也能够理解，空有一身本领，却没有用武之地，虽有能耐，但却怀才不遇，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况且何先生这四千里马可以说是百年不遇。但宫廷画院不录用何先生也是有原因的：当今圣上对丹青偏爱有佳，有时甚至是废寝忘食，常和画院中的画师们一起探讨绘画之道，如若画师相貌丑陋，天天面对圣上，只怕圣上也会心里不快，何先生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何奇抬头叹道：“傅大人的意思是何某再无出头之日了？”

傅国茶摆手道：“话也不能说绝，傅某也是爱才之人，何先生若真能将圣寿寺的壁画画到前无古人的境界，傅某愿意在圣上面前推荐何先生到宫廷画院供职。”

何奇听了，连忙又跪倒在地，哭道：“傅大人若真能推荐何某进得宫廷画院，何某来生做牛做马报答傅大人。”

“先生言重了。”傅国茶忙将何奇搀起道，“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一早，傅某便随何先生前往圣寿寺，如何？”

“一言为定，”何奇说道，“何某先回水泉寺一趟，准备妥当之后，明天一早再来拜见，可以吗？”

“也好，”傅国茶道，“那傅某就不虚留何先生了，我派人送您回去。”说完转身对家童道：“送客。”

何奇又向傅国茶拜了拜，说道：“傅大人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何某不但要让圣寿寺做到前无古人，还要让它做到后无来者。”说完便转身去了。

傅国茶看着何奇的背影，心中道：“我倒要看看这个何奇有什么能耐。”

何奇坐着马车回到了水泉寺，正看见饰心和尚在山门前扫地。何奇忙过去一把拉住道：“随我来。”

饰心和尚吓了一跳，说道：“阿弥陀佛，何施主做什么？”

何奇也不答话，便将饰心拉到寺院后花园的凉亭内。

“何施主有事？”

何奇看了看周围无人，说道：“我得了个好差事，你和我一起去，如何？”

饰心笑道：“好差事的话，何施主一人去就是了，小僧去干什么？”

“帮忙啊！”何奇笑道，“我缺个帮手，你随我去吧。”

“既然何施主需要帮手，那小僧我义不容辞，不知是什么差事，何时出发？”

“明天一早就走，什么差事我不能告诉你。”

饰心笑道：“不说就不说吧，那我先去禀明方丈。”说完转身要走。

何奇忙拉住道：“慢！不可告诉别人，只有你我知道就是了。”

“这是为何？”

“听我的就是了。万万不可告诉他人，事成之后我定会重谢你。”

“好吧，既这样我便不说了。”

“那好，”何奇道，“明天一早，我在寺门外等你，咱们一起出发。”

何奇说完便离开了。饰心摸了摸脑袋，也走出了凉亭。

第二天一早，饰心洗了脸，来到寺庙门口。此时太阳刚刚升起，远处的山峰在水雾中若隐若现，冰凉的露水打在饰心的脸上，沾湿了他的僧袍。饰心早看到何奇在远处徘徊，显得烦躁不安，他急忙跑了过去。

何奇见了饰心，忙道：“如何这么晚才出来？”

饰心还没答话，就被何奇拉下山，坐了一辆马车直奔和义门去了。

进了和义门，不远处就是傅国茶府上。傅国茶此时正在门口焦急地等待，他早上一起床，便吩咐下人用马车去接何奇，自己整冠束带之后赶紧去上早朝，在早朝之上奏明皇上关于圣寿寺壁画一事。

“微臣已在民间寻得一画家，姓何名奇，字颖出，擅长人物肖像。可与宫廷画院的画师们一起为圣寿寺作壁画，定会锦上添花。”

柴墙听后非常高兴，笑道：“很好，传朕的口谕，着画家何奇前去圣寿寺，专门绘制人物，宫廷画院的画师们绘制花鸟鱼虫及山水以为补助，限时一月。”

旨意传到宫廷画院，众画师听后大吃一惊，顿时议论纷纷，都觉得柴墙此举是对宫廷画师们的侮辱，明显是说画师们技艺不佳，还需要外人前来帮忙才成。大家正愤愤不平时，画学正刘佩说道：“大家少安毋躁，听老夫说一句。”

画学正是宫廷画师之首，执掌教学管理的学官，众人听其要说话，便都安静下来。

刘佩看众人都不说话了，于是说道：“大家心中有些不忿，老夫自然清楚。当今皇上偏好丹青，乃是我们的福分。历朝历代都不曾有皇上如此重视我们这些画师，大家受此殊荣，至死不能报答一二。但既然圣上对丹青无所不知，也就意味着对画作的严格苛刻，稍有不慎，任何瑕疵都不会逃过圣上的眼睛。既然我们之中确实没有精工人物画的人选，不如就踏踏实实地描绘自己所擅长的事物，让那个何奇去攻画人物，一来不至于出什么差池，二来若圣上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也不是我等的责任。”

大家听后说道：“刘学正言之有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这位何先生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众人又说了一会儿话，便都散去了。

刘佩向侍诏孙目达使了个眼色，孙目达会意，便没有随众人出去。众人散尽后，孙目达道：“刘大人有事？”

刘佩疑惑道：“这个何奇，老夫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孙目达笑道：“大人难道不记得了？数年前宫廷画院开考，此人画技名列众人第一，只因相貌过于丑陋，众人商议之后，决定不予

录用。”

刘佩恍然大悟道：“原来是他。但不知他如何会被傅大人举荐呢？”

“这个在下就知道了，”孙目达说道，“我到时候去打听一下。”

刘佩点头道：“也好。这样吧，你去挑选画师中擅长花鸟山水者，赶去圣寿寺，以助这位何先生完成壁画，有事随时写信给我就是了。”

“是。”孙目达答应着躬身退下了。

刘佩看着院子中的菊花，心中道：“当初不录用此人，并非因为其相貌丑陋，我只是觉得他面有不善，不是安分之人啊。但没有想到的是，此人到底还是遇到贵人相助，而这个贵人，竟是工部侍郎傅大人。”

此时傅国茶并未觉得自己是何奇的贵人，反而觉得何奇是他的贵人才对。退朝回府之后，傅国茶便立在门前等候何奇，不一会儿便听见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紧接着一辆马车迎面飞奔过来，到了大门口便停住了。何奇跳下马车，拱手道：“何某来迟，还望傅大人恕罪。”

“好说，好说。”傅国茶话音刚落，只见一个和尚从车里探出头来。这个和尚长得唇红齿白，面貌英俊，望见傅国茶后微微一笑。

傅国茶道：“这位师父是？”

何奇道：“这位师父法号饰心，是我的帮手。”

傅国茶道：“既是何先生的帮手，那就一同前去吧。二位先行一步，傅某坐另一辆车，随后就到。”

何奇与饰心答应着，便坐车奔东去了。

马车出了齐化门，只走了一盏茶的工夫便到了圣寿寺。何奇对圣寿寺早有耳闻，但未曾亲眼所见，只听说此寺占地三十亩，亭台错落，楼阁相连，飞檐碧瓦，古木参天，内有金佛无数，宝物成山，琉璃为窗，玛瑙为栏，日夜钟鼓响，春秋桃菊香，菩萨微笑莲台坐，天女散花有佛缘。

何奇与饰心下车之后，便见眼前有一高大的山门，比水泉寺的山门大出一倍。饰心忙念了句“阿弥陀佛”，笑道：“比自家的大很

多啊。”

何奇没有说话，只是站在原地等待傅国茶的马车。没过多久，果见一辆马车来到近前。何奇忙迎了过去，待马车停稳后，何奇道：“傅大人小心，何某来扶您。”说完便伸出双手。谁知帘布掀开，出来的并非是傅国茶，而是一名身穿红袍的中年男子。那男人跳下车，身后又出来三个男人。四个人站在原地上下打量了一下何奇，那红袍男子冷笑道：“这位先生想必就是何奇何颖出了吧？”

何奇看他们穿的衣服便知是做官的，于是赶忙道：“正是草民。”

“在下孙目达，是宫廷画院的侍诏，”孙目达说完指着另外三人说道，“这位是冷大人，尹大人，李大人。”

何奇忙躬身道：“草民何奇参见各位大人。”

“不敢，”孙目达笑道，“何先生乃是傅大人亲自推荐的画师，今后还要请您多多指教。久闻何先生大名，今日得见，果然是不同于旁人啊。”

何奇脸红道：“孙大人言重了，小民不过是承蒙傅大人错爱，以后还请各位大人不吝赐教才是。”

李大人道：“何先生不必客气，傅大人推荐之人岂会有错？可惜我画院之中没有像何先生这样的能人，否则就可以与何先生切磋技艺了。”

何奇道：“大人的话何某怎么当得起？各位大人皆是丹青妙笔，何某雕虫小技，不敢与众位切磋。”

孙目达点头道：“量力而行，知难而退，乃是明哲保身之法。何先生此次前来，我想不只是帮忙这么简单吧？”

何奇道：“何某只是想尽一份微薄之力，以求圣寿寺更加完美无缺，至于其他，何某没有多想。”

孙目达道：“何先生的意思是，如果单单是我们描绘壁画的话，圣寿寺就不完美了吗？”

“何某绝无此意啊。”何奇说完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一句玩笑话，何先生不要当真，”孙目达笑道，“圣上下旨，让我们协助何先生一同完成壁画，何先生主攻人物，我等添置花鸟山水，精益求精。大家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圣上欢心，不枉皇上对我们的重用。任何环节缺一不可，才能做到至臻完美。今后一个月

中，你我要朝夕相处，事事皆要商议行事，不可妄自尊断，以免有误圣意，招来祸事，不知何先生意下如何？”

何奇道：“多谢孙大人提醒，何某自当铭记在心。”

孙目达笑道：“那再好不过。看来何先生还在等候傅大人，那我等不便打扰，先行进去了。”说完四个人便进了寺庙。

何奇见四人进了山门，叹气道：“只怕祸事不在皇上，而在他们。”

饰心过来说道：“何施主你刚才说什么？”

何奇摆手道：“没事，没事。”

第二回

真龙盛赞观音像

金凤懊恼百鸟图

傅国茶得了旨意，在寺内负责监工，进寺第三天的清晨，傅国茶正在禅房中看书，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孙目达等四位画师。傅国茶将四人让进屋内，笑道：“这几日有劳各位大人辛勤作画，一早前来，不知何事啊？”

孙目达小声道：“傅大人可看过何奇的画作了么？”

傅国茶道：“看过了。昨日上午，我看到西廊下有一尊佛像，线条流畅，生动自然，确实为上乘之作。”

孙目达道：“孙某的意思是，大人可亲眼见过何奇作画？”

傅国茶眉头一皱，说道：“那倒没有。”

“说的就是啊，”孙目达说道，“我与三位画师白天作画时，从没见过何奇，只是到了第二天一早，才看到山水之间立有佛像，我们怀疑何奇是在夜晚作画。”

傅国茶想了想说道：“四位大人过虑了，就算何奇是在夜深人静时作画，又有何不妥呢？只要是画得好，何时作画，个人有个人的习惯，我看各位不用想得太多。”

“大人说得不错，可我还是觉得有些奇怪。”孙目达说完看了看其他三人，另外三人也不住点头。

傅国茶笑道：“既然是这样，那傅某去找何先生问个明白，再来告诉各位。”说完便起身出了禅房。

傅国茶来到何奇房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无人应答，又用手轻轻一推，门便开了，傅国茶从门缝中看去，只见何奇与饰心分别睡在两张榻上，鼾声如雷。傅国茶点了点头，心想：“看来孙目达所

言不假，何奇应该是夜晚作画，否则不会这般时分还不起床。”傅国茶想到这里，于是关了门，转身要走。谁知刚转过身去，就听身后房门被人打开，傅国茶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何奇。傅国茶刚要说话，何奇拦住并轻声道：“傅大人请到园里说话。”

二人来到房后的花园之中，傅国茶道：“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了何先生的美梦。”

“傅大人不必客气，不知清早前来，有何指教？”

“谈不上指教，”傅国茶笑道，“听其他画师说，何先生好像是夜晚作画，不知是真是假？”

何奇愣了一下，笑道：“不瞒傅大人，草民正是夜晚作画。”

傅国茶有些惊讶，问道：“但不知何先生在夜晚作画所为何故？莫非怕人偷学了画技去？”

何奇道：“傅大人哪里话？宣扬绘画技艺，互相切磋提高，乃是我等的本分。至于草民深夜作画，其实另有原因。傅大人有所不知，草民自小就有眼疾，左眼血丝满布，一见日光，看起东西来便模糊不清，只有到了晚上，才看得真切，所以草民习惯于在夜晚作画。”

傅国茶笑道：“原来如此。先生何不早说？我也好加派人手，以助先生一臂之力。”

何奇道：“多谢大人美意，加派人手就不必了。一来我有饰心帮忙，相识多年，所以有些默契。二来深夜之时，众人都已休息，若是人手太多，难免弄出声响，如果吵到别人，就不好了。”

傅国茶点头道：“先生想得周到。既如此，就依先生行事，如有需要，尽管向傅某提出来就是。”

何奇躬身道：“多谢大人！”

傅国茶道：“那先生就请回房休息，傅某告辞了。”说完便转身去了。

何奇见傅国茶走远，方才回身进房。饰心见何奇回来，说道：“找你何事啊？”

“没事，”何奇道，“咱们抓紧画吧，免得节外生枝。”说完便摇了摇头，侧身躺在了榻上。

这一日清晨时分，傅国茶刚刚睁眼，就听门外一阵嘈杂，推门一看，只见驻扎在圣寿寺周围的官兵全都列队进入寺中。